



母亲的幸福

杨亚爽

我小时候,母亲每天早上都要起来做饭,因为三个孩子要上学。母亲虽然识字不多,但她知道老师喜欢不迟到的孩子,也明白只有坚持早到的孩子才能学好。在我们那个时代,读书是改变农村学生命运的唯一出路,母亲深深地知道这一点,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我们身上。那时家里贫寒,三个孩子正是用钱的时候。父亲一边侍弄土地,一边在村里为别人看病,尽管这样拼命,可日子也就温饱而已。

家里没有闹钟,母亲只好通过公鸡打鸣来判断时间,经常五点左右就起床了。简单地梳洗过后,就开始操持一家人的早饭。早饭就是熬粥,粮食不够吃,母亲做饭总要精打细算。她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,在粥里面加上各种配料,红薯粥、玉米糊、菜叶

粥、面疙瘩……各种口味都有。粥熬好之后,母亲总是给我们姐弟仨稠稠地捞上一碗放在凉水里冰着,这样我们吃早饭时刚好不冷不热。母亲经常告诫我们:“你们正在长身体,一定要吃饱。”而她自己却经常端着一碗很稀的粥在旁边喝着。父亲有时训斥她:“你看你,吃那么稀,身体扛不住咋办?”母亲总是低声地争辩说:“我是大人,扛得住!”

母亲每天起来做早饭,从我们上小学起,母亲就这样坚持了七八年。后来我和哥哥相继考进了县城的重点中学读书,这在周围的伙伴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家里堂屋的两面墙壁上,贴满了我们得回的奖状,堂屋简直成了我们家里的荣誉陈列室。我们每拿回一张奖状,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,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计看

一看,表扬表扬我们。

母亲把堂屋收拾得一尘不染,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请客人进堂屋欣赏我们的奖状。她会在旁边一一介绍,哪一年、什么原因发的奖状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有时父亲会说她啰唆:“别人都听过一次了,你还讲,就知道夸自己儿子。”其实父亲哪里知道,在儿子们的奖状上,母亲收获了极大的幸福!

我在城里安家后,曾想接母亲到我们身边居住,可是母亲拒绝了。母亲说她舍不得家里的土地,舍不得家里的老屋和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。其实我知道,母亲是怕给我们添麻烦,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。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,为子女倾尽所有,却从未为自己要求过什么。

村头那棵柿子树

胡先华

老湾最南头,一边临着小河,一边靠近稻田的地方,有块半亩大小的平地。这块平地被一棵柿子树独占着,周围再没有其他的树木。

这棵树很老很老了,直立的主干得两人合围才能抱住。夏日炎炎,半亩平地上几无日光侵扰。队里的水牛在河畔饱食后,或悠然卧于水中,或踱至柿子树荫下避暑纳凉。这儿总有种尿臊味,到处飞着苍蝇、臭虫、绿蚱。小孩子夏天不到这儿玩,乘凉都是跑到河边的柳树林里,在金黄色的沙滩上嬉闹。

或许是土壤太肥沃了,柿子树刚挂果便纷纷坠落,待到秋季时,枝头的柿子仅余稀疏的几颗。树太高,小孩虽有猴子一样的爬树本领,却因两手抱不住树,无法爬上去。

柿子树有多大岁数,没人能说清楚。湾子是明代开始建的。那时,这儿是一块很开阔的平地。几户人家的房屋背靠后山,前临小河。也许,那时村庄周围空旷的地方,栽有桃、李、杏、梨、柿子之类的果木树。那些果木树历经风雨沧桑,都

相继枯死了,唯有这棵柿子树还活着。照这样来推测,它应该有几百岁了。

几场白霜之后,日渐寒冷。银杏叶开始黄了,乌桕叶开始红了,柿子树叶也变成深红色。橙红的柿子宛如羞涩少女,在深红叶丛间时隐时现,增添了几分柔美。又过一段日子,山风带着萧萧杀气,将那些黄的、红的、褐的树叶都吹落下来,又大又厚又鲜艳的柿子树叶被孩子们捡起来玩。稀疏的柿子如同几盏红灯,高悬于光秃的枝头,彼此映照,即便在远处亦能清晰望见。柿子后来大多被小鸟吃掉了,也有的熟透后掉在地上,摔成一团柿泥。

孩子们虽不喜在这树下玩耍,但从初秋开始,会来这树下面找那些落下来的青柿子。用石头将它砸烂,然后将脚上的布鞋底踩在烂柿子上面,反复搓擦,让黏黏的青柿子汁渗进布鞋底。布鞋底渐渐晾干后,变得铁铸一般的坚硬。行走时,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唰唰的声响。那种感觉是很得意的,但千万不要

跑。那鞋底是两片像冰块一样的光滑板,一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。据说穿这样的布鞋在雨天行走,雨水无法渗进鞋底。尽管我们深信这个说法,但没有人会傻到在下雨天穿着布鞋去雨中走路。

70年代中期,“农业学大寨”搞得热火朝天的,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开荒造田。这棵柿子树占据了半亩平坦的土地,成为一些人眼中理想的造田之地。听到柿子树将被砍伐的消息,几位年老的社员出来造谣,说我们湾是河边的一只船,这棵树是河滩行船的锚桩,锚桩没了,船会漂走。这个说法,在那个“破四旧”年代,遭到小队几个二兴球的反驳。老人们无奈退却,几个年轻社员挥锯而上,那锯条接连折断,树缝间渗出一股股浓稠的黄水。二兴球们见无法用锯锯了,改为要用斧头砍。下了台的老队长坐在树边上哭,说:“树都哭了,你们饶了它吧!”也没能够阻止住。树砍了后,社员起早贪黑大干一个冬天,用石头沿河边垒起一条田岸。这样,湾前靠近河边的地方,多了

半亩稻田。

翌年夏季,山里下了一场暴雨。山洪下来,河水猛涨,大水淹过树先大哥门楼的最后一个台阶,涌进他家的小四合院里。人们都说这是过龙了。龙过去后,洪水开始消退,院子里留下一些半尺多长的河鱼,男人们就在他家的门楼吃“河鱼宴”。从代销点打来酒,一边饮酒食鱼,一边看那滔滔洪水汹涌而去。

大水退去,社员们满心怅惘,去年辛苦一冬新造的稻田,连同坚固的石岸与肥沃的泥土,都被洪水无情地带走了,就连下边的草坪,也被大水冲走了,留下一片高低起伏的斜坡。

老队长做了一个奇异的梦,梦中他的湾仿佛一叶扁舟,在汹涌的大水中漂浮摇曳,好多好多人——熟识的,陌生的,身着清代马褂的,穿民国长袍的,都紧紧拽着一条长绳,合力抵抗着洪波,想拉住这艘船,却始终找不到那拴住船的船桩……

如今,这儿还是一个斜坡的形状。这儿曾经有棵柿子树,却没几个孩子晓得。老队长那个奇怪的梦,更是被他的后辈们说成是个“谈玄”的故事。